

新刊嵩山居士文集

六

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卷第二十

荅師將仕啓

受命而來如乘長安既吏之馬貽書相候皆若單父陽橋之魚既自謂於雅游何乃同於流俗某官庠序之老御閣所稱久為其黨之師尊宜識斯人之利病屋漏在上而知之在下蓋為慷慨而忘言古學為已而今之為人當察襄遲之有志陳此篤實之論愈於溢美之辭曾集匪遙敷陳可略

荅周文學啓

望玉壘之雲瞻依久矣得銀鈞之帖開讀粲然但自撫其襄蹤碩難堪於至意某官尚居里巷未試官曹知柳下惠賢鄉人皆同此論使漆彫開仕老夫嘗論於朝辱懷感之不忘致修書而相問其如銘佩莫究敷陳

荅杜文學啓

壯歲讀書乃不預有司之選聖恩優老當少慰平生之勞被服增室家亦喜某官始以命士起於諸生新沐者雖冠得為有官之君子羣居必異席見尊達巷之黨人富貴豈由於天功名多在其晚田彼南山而治蕪穡行增食祿以代耕失之東隅而收桑榆宜勉積功而累行

荅張通直啓

自西徂東想跼足之良倦看南成北頽老眼之何知未審是行其歸局月某官恪勤自守温厚不苛非者接縣之始

來安於繼粟之不入可取可無取共知處已之冰清有能
有不能將見掄才而器使遠承勞問良切感銘

荅侯縣尉啓

才不稱位每愧諸侯之皇皇賢雖滿則孰若一士之謬謬
竭來茲久未副此懷某官居鄉有聞學道自得宜慕柳下
惠直以事人頽如司馬公言皆稱好豈智者之過慮乃淺
哉其見量自今傾耳以須更俟苦口之告

荅青神簿尉啓

自領劇煩正須官屬之助雖稽遠大未脫簿尉之中其在
裴遲良為欣幸某官早承世祿能習義方惟時有無窮問
必欲功名之遂著為吏視已成事無忘祖考之所行自然居
官可以稱最勉哉就列副我察廉

荅師監酒啓

乘皂蓋之車未至已蒸於父老過青衣之水相迎敢辱於
親朋况獲高文益勲至意某官知道之奧玩易之占近觀
通經學古之儒止為分章摘句之陋莫識精微之用徒誇
誦說之多有能明吉凶悔吝之先則不失進退存亡之正
惜哉斯世達者其誰願聞剴切之言以豁襄鈍之意何晏
不疎者七事想必已得於中管輅冀及其一言未委可與之進
更期會晤併得討論

荅梁山劉知錄啓

初無善政誰能既去而見思忽辱華牋乃獨不忘而垂問

褒稱過實展誦增慙某官得道資深持心近厚小大之獄
雖不能察念刑罰之惟中出納之吝是謂有司視簿書而
甚謹宜膺論薦行迹超外某方在道途亟修竿牘如謂表
慵之可亮無責報謝之不周

荅金水楊縣尉啓

舍館定然後求見喜略識鄉黨之賢日月除曷去其還承
獨阻山川之遠方深詠德忽辱貽書某官共推耆年素負
篤學韶善而武盡美矣此邦蓋兼二代之文晉材而楚實
用之吾子乃為諸侯之客招延莫可歎息何言因來幹之
告切布鄙悰而修報

荅蘓監稅啓

藻

九卿之子言早著於里閭千里而來職乃當於開市何為
蹭蹬良切嘆嗟某官才誠有餘命則未遇文高同李莫豫
南宮進士之唱名詩似乃翁俱法東坡先生之屬句甫登
仕版將徃筭緡請輕之以待來年衆皆有望不之者而廢
中道子豈肯然行觀刺史之察簿遂錄世家而登用

荅眉州鄉官投獻啓

不面厚幸乃得名邦酌老翁之泉要識前輩之風味訪先
賢之宅必有故家之子孫曾未歎於門牆忽先候於道路
未相見古音未
及郊忽先墜問其官世業不墜鄉評甚高周雖舊邦有惟新
之文物曾無君子今焉取於典刑豈容久客於外藩即見
榮於高位某才猷短淺性識迂疎固知兵圍中惟爾之

中當思勉勵更望子率正而孰不正以助衰遲

荅官員投獻啓

豈無他人而不如同姓故遠從愛弟之持我有旨酒而以
燕嘉賓亦欲延鄉人之善既勤逸駕復覩高文某官辭章
既工趣向甚偉宜求當世之豪傑益廣平生之見聞過我
何哉抑君誤矣曳裾而至蓋有踰於冠者五六人揆藻可
觀寧止取夫武成二三策但深嘉歎莫報至情

荅石簽判啓

此自千里而來思有矜式首問一鄉之善願見老成悵然
增懷邈乎在遠某官耆艾之後交游所稱先世風流蓋並
獲程之老近時忠厚豈減建慶之賢茲遽辱於貽書尚不
志於尊吏誦高文而永歎善前輩之如存勉修蕪辭莫謝
至意

荅叙州孫監稅啓

頃識先公嘗為東車之縞帶今觀嗣子非若西華之練裙
辭章不凡儀冠甚偉某官深達吏道早知義方作善而賞
於朝行致爵位漱石以利其齒蓋有家風豈期相遇於是
邦益復追思於雅好某既懷疇昔且歎滯淹轅下之駒何
為尚畱州縣屋上之烏可愛况見子孫感慰之深敷陳烟

荅孫監酒啓

每見諸儒但修惟桑而梓之節豈無謙論庶成拔薤置水
之規豈衰鈍不足有為故高明未嘗相誨某官年為耆宿

學富多聞欲効王子端作宣布之詩不察衛武公求箴戒於國孰謂無能之一老果如所賦之二章惟善人能受其言無乃過量於鄙志有文章能聽規諫正當見勉以前賢載誦雄篇良乖雅望魚感漸之良甚願報謝之敢稽

荅朱將仕啓

唐卿

承扣獲之甚多慮善以動頤省循之不稱何言之諛安敢忽志第深慙忤某官志思相助才益有為至于再于三皆所陳之剴切利不百不十當更熟於討論每誦長談具知至意非有求於鄉校徒鋪啜而來何以謝於忠謀聞善言則拜

荅謝承務啓

山二十

五

頃尚尊公嘗借計吏為臣者射已之鵠俱選於廷愛人則及屋之鳥况逢其子方欣良覲更辱長牋某官躬稟異季蚤傳舊學奕奕而有風氣本襲高明溫溫而維德基尤為粹美夫何不鄙如歆相師儻緣交氣之同且思直諫之益念此衰鈍因于劇煩知之非艱益尽陳於治道言之無罪必見察於鄙懷屬事不閑裁報甚略

荅新及茅楊宣教啓

頃為主司分試諸君大比三年攷其藝不獲尽觀朝取一人拔其尤亦足自喜所得厚矣何辱謝焉某官未嘗窺園今舉射策幸逢願治之主將使悉著早篇十哲之列四利吾豈夸多而為貴百夫不如一二子當極意以足言黨令

天下稱別闈之得賢庶幾異日為老夫之增重

荅新及弟張宣教啓

此在別頭莫觀舉首蓋如草木區以別無由親選其材足使桃李在其門於是莫謂此志何有襄遲之力難當推挹之辭某官多聞前言深識治道賢之將獻於其上再拜受之功名要卜於此行一見矣敢伸善頌以報來旌

荅新及弟官貞啓

近亦豫被漢庭之分命乃在別闈不得尺觀蜀士之綴文少窺麗藻何為謙謝恨及襄遲某官屢以言揚果膺籍奏無謂決科之已晚當思學道之可行念是邦文物之寶繁監於二代頌有司品題之所取作者七人實與雖少於它

州名節要高於異日斯言不負其得則多豈徒太守之與榮抑亦諸公之改觀

荅文將仕謝解啓

尚學尊儒蓋出蜀郡守之後攷藝論秀遂預周鄉老之書皆謂世家當膺卿舉某官學勤負笈志務肯堂况今多士之僉言足歎乃翁之清節抽手板而還丞相確不可回乘肩輿而見主人超然自得高風如此嗣子宜賢沛然流澤之有餘行矣史科之可冀益堅茲志即副斯言

荅趙監稅謝解啓

凡在庠序皆長孟子之詩書見稱主司孰若文王之孫子果膺論秀共喜得賢某官通書屬文授詩卒業入為王

士自先世之多才樂有賢父兄宜盛年之好學勉哉待問
行矣決科獻大夫賢能之書豈徒從於鄉舉上長安都國
之頌當更取於主知茲因華翰之貽略致善言之祝

荅諸解元啓

預鄉大夫之獻書良為公選為郡刺史以勸駕實有光榮
特枉來牋敢志至意某人才兼俊造學富淵源遠自先儒
不減西河之化善為高論猶有東坡之風及試於廣福之
庭殆多於矍相之圃鞠躬以入拭目可觀嗟我士無諱不
閱有司而不累長上諸大夫皆曰以補文學而以為郎中
蓋考行以宜然願歷年之未有豈其老守蒙此休聲當更
懇於遠圖遂前登於高第

荅史解元運司發解啓

厭鄉黨之致藝不足發名就計庭而決科俱云得士凡為
知識同助權愉某人為蜀顯家出周博史非逃於揚而入
於墨願常守於師承豈愚於虞而智於秦蓋始逢於賞鑒
勉登高第以副願言

荅揚解元啓

光雅

大比之年將攷道藝之士計庭所得多出公卿之家皆無
間言可謂精選其人傳其舊學博以異聞蓋廊廟之老臣
乃大門之諸父兄弟之子猶子信與其衆不同仁義之心
良心固宜所溫者大還家少憩躡屨遂行請歌宵雅之肄
三看權禮闈之第一家聲不墜鄉黨斯榮

荅揚蒼舒投易啓

主人曾未有言客不先舉老夫况已廢學叟之所知意者感傷其無聞乃以羅列而自獻徒為披玩莫助發揮某人蚤得師傅欲明繫表若止論象數而不究其用則是執章句而有牽於辭要慕聖人之通經五十可以無過常監匹夫之挾藝二三動罔不凶何須辨揚雄所準之何如但當戒京房其行之非是苟滯於迹孰識其微念難虛辱於咨詢因輒妄談於陳腐

新刊嵩山居士文集卷第二十

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卷第二十一

賀虞衆政啓

玉季日朝每問廊廟之老周公朝至即處樞機之廷士民聞乎復來道路爲之相慶竊以當天下責望之重逢聖君際遇之難試觀經營於四方真可謂之古未見何至臨御之六載曾不能以大有爲或謂強國在得士而固掌求賢或謂爲政在責實而固嘗下詔逮今列位莫副嘗懷聽斷者專求已說之勝而各務於乖違按察者但徇私好所在而不公於取捨剛毅強敏則去苛刻而生事庸懦貪鄙則以鎮靜而得名苟思媮合以取容孰肯向衆而爲異上雖切於圖治事何由而見功如欲動格于天無若力除此輩

山三十一

某官兼備九德受知兩宮蓋屬爲社稷之臣將使復祖宗之土昨上章甚乃衆恨莫能留公既去位則忠帝曰誰復依我願還家之未幾已召節之亟行趣還路朝親御神筆一日不見殆形寤寐之求三年有成必須功業之就想如蕭何之謁而見高祖蓋用姚崇之說以要明皇浸潤既知取彼譖人而投畀吳吁俞以戒不與舅氏者有如河某得於傳聞爲之感歎喜君臣之相悅信載籍之所無遙計倚毗太尉在尊坐難謂愚養小子胡汝往哉惟更授於閑曹庶少安於孤立茲爲大幸實倍常情

賀虞樞密改除宣撫使啓

聖主乃眷此方慨然南面而歎諸將未有所屬命我西樞

之臣往臨漢中填服境外豈徒連營喜而動色固亦敵國
畏而竊謀諒天啓於睿衷使公畢於能事蓋新安之晚歲
頗失統御之和况武興之重屯莫知什伍之數盡除斯散
今正是時某官深被東知再居宥密必為國家畫經久之
策遂於疆場圖備豫之方宿兵三邊而部分未甚明綿地
萬里而緩急何以守莫若坐轅門而申令咸得超軍伍而
自言各相推舉足以見議論之公退加考察然後究才能
之實昔周世宗於是拔以次而為何之代近曲將軍以
此選於衆而得吳玠之才既擇良將而付之戰攻又建強
藩而為之扞蔽果令形勢可得而恃則免倉卒不知所圖
是為節制之師悉據要害之地明公可歸廟堂而端委有
事則出羽檄而指揮一定規模但觀機會當宁垂衣而何
虞憂區莫抗而不憂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兼可收於故地
生民以來未有夫子孰得比於元勳某竊願明公之名高
出古人之上輒陳鄙夫管穴之見皆本當世搢紳之談敢
冀高明或垂採納

謝制置啓

七里之郭久矣汗顏六轡如絲忽焉在手不待臨軒而後
遣益慚充位之無堪况此詳讞之司最為頽敝之極雖近
有馮大夫之可紀蓋嘗為沈益州之所知然治閭里之民
而不問其官曹惟按郡縣之吏而不及其左右莫識大體
徒為小苛秉欲去姦猾委靡之風宜遂用剛毅正直之士

夫何辱瑣乃使循行此蓋某官且居九官來鎮四道蓋旌
別淑慝之鑒懷惻怛慈愛之心事有可言奏章屢上而無
所畏罪或不赦諸公力請而安可回陰察夫牧守之否臧
將請於朝廷而廢置如謂愚者或異輩流致膺禮樂之光
華必自門牆之論薦某益思自勉要有可觀有邦有土而
告尔祥刑豈惟奉詔載馳載駟而周爰咨度弗敢憚勞

賀制置加實學啓

聖朝考績明詔疇庸魏平昭陵之圖書實為大訓嘉穀益
州之連率共惟帝臣遂正學士之名式重大府之寄尚嗟
其晚未稱其才某官謀猷沈深器宇凝重望其容貌足以
使朝廷之尊聞其風者自然增貴俗之厚九牧所歎三年
有成錦城雖樂而不如還家屢形奏請蜀地之易而猶履
平地方檣詠歌將以慰故鄉之思於是申延閣之命某適
依大厦之茲尤願高牙之留况眷倚之意推挽於前而巡
屬之情感戀於後幸承平里閭之無事與優游鄉黨以何
殊仍歲有秋民皆安業為國強飭公勿言歸

賀張茶馬啓

帝誦在垆之詩歎其政壞公由將漕之最就以節行咸謂
精選而來必有大革其弊政吏懾畏士夫歎嗟某官深通
政經素蘊賢業周旋要近而乃稱裁剝煩劇而有餘屢更
艱難親尚士卒而同甘苦能發隱伏一見簿書則知訟欺
共惟宏才宜任計相屬以著籍之數駒不舉書甚者去歲

之終馬以連死慙然當宁念此曠官安得如唐太僕之良
四十萬匹何以充周天子之廐一十二閑遂膺天寄之隆
即觀蕃息之盛某所欣同部即獲並游亦喜此物之逢時
皆蒙伯樂之顧佇見它時而入貢復作穆王之圖

謝張茶馬啓

分土治民莫上三年之最受命乘傳忽預八使之行與賢
哲以同外撫迂踈而增愧某官抱負仁義通達古今善論
國家因革之宜如指諸掌不擇內外夷險之地能致其身
帝憫其南鄭風霜偃簿之勞詔休以西蜀山川便安之樂
輟車久駐於關塞戎落多知其聲猷少待初陽必扈鐵驪
之駕京來絕足不煩金馬之齎某蓋久睽違每深懷詠幸
共居於治部要皆奉於詔條天下憂而憂况登聞於前輩
夫子步亦步更當効於宏規

賀陳茶馬被召啓

側聞當宁思見異人豈有天下之才使其久外茲出省中之
詔趣以亟還諒對路朝即膺大用竊以謀國者求其必合
則忠言孰敢進事君者憂其不悅則直道安得行儻陳利
害而甚明果獲尺聞於上或觸忌諱而不用是亦無愧於
中雖微功利見於當時要令歎息稱於後世庶幾昭代不
謂無人而况遇於聖明每思獻納寧不容於忠直莫見聽
從惜諸公畏避之滋多致累歲寂寥而可恨察其用意本
所願持祿而養交遠者踰年終不免奉身而去位觀聽之

士屬望於公某官毅然有為卓爾特立昨乘傳而始至曾坐
席之未温方觀號令風采於七八月之間已得根株窟穴
者數十年之弊各績遠播蓋若鶴鳴聞于天市屢大鷲乃
見鼠輩尸諸市前者未有凜乎其難屬求治於臨軒數與
嗚呼當饋丞相之印頻上政事之堂屢虛凡束帶而立於
朝誰其勝任將審象而求諸野冀以得賢忽焉眷懷惟我
權牧察所用於蜀部信可移於漢庭辟舉年私官屬不可
請謁而得蒞摘皆當效猶於是次第而除審參政謀必副
上意某輒忘眷首仰揆高明能受人之言者然後能諫君
能好人之訐者然後能遠佞幸年計於用捨期自以此於
賢成功則天固知其數之已定有辭於世將書於史以無
羞自今以還傾聽以待

賀張遂寧啓

起於直糾授以督府朝士昨聞而歎息何乃邁岫天子尋
為之驚嘆夫豈不用茲頌明詔允穆輿情某官如古爭
臣負世 重望至今表著之論士皆稱切直而尺規大疑
謀心及人後雖咨眾忠言逆耳利行誰復似公頃居真部
之時亦上漢庭之奏力陳阜棧之性難涉江湖之行果驗
其言馬之死過半矣每觀所至獸相食且惡之信為蕃宣
之良尤推慈惠之最未容報政即入告猷某不喜一方之
民獨霑九里之潤所願執事等輩及登輔相之尊遂使今
日朝廷再若祖宗之盛

賀張潼川啓

懷箕子明夷之學既幸逢西周之時歌召伯甘棠之詩不出聽南國之訟若時有識竊相與言使施於州郡雖及民者多留用於朝廷則為効也大選想提封之相慶第恐召節之復來某官時為通儒天降大任至今廣漢之政冠絕有唐以還大易之書能知夫天地鬼神之狀平生所至但見於簿書采鹽之間願其施為蓋已俊偉以超外於華省謂究於雅懷豈謂明公遽以疾病而辭遂令當世莫見功業之就上亦歎息恨難挽留進直裕陵圖書之藏上應奎壁之象并付潼江形勢之地中分參井之光殆與成都俱稱重鎮某行當辟郡忽預按刑安得各名籍甚諸公之間良資推挽敢志天下譬如一堂之上更盡哀矜

賀樊瀘南啓

守邊最為任重詢黃髮則固所憇當寧深知公賢錫介圭以作爾室想六韋之既至同三軍之晏眠人其相安坐以無事某官柔嘉維則惻惻無華語人必極其言吾年隱乎尔為政莫見其迹德其至矣乎蓋平生不求於勇功而措意專用於誠服逮茲臨關塞之地必有以得酋豪之心推其教化可以厚人倫施其忠信可以行蠻貊姑且居蕃宣而作牧行當盡節事以乞言某雖異授封尚隣樂土願此防虞之戍介于堡障之間今喜諸葛亮之度瀘南人不復反但恐太公望之在鎬東海其盡歸

賀利路張提刑啓

朝廷念大臣之家仕者托落制詔出少府之節命以循行
知寬厚之有餘舉平反而相付遙想其部相慶於途某官
所至按臨尤稱慈惠凡千里皆歌舞其賜無一夫不蒙被
其恩蓋推父母之情亦各言其子也雖是胥吏之賤何以
異於人乎殆可求於前賢願難論於今世專務省事剖斗
折衡而民不爭庶幾無刑導德齊禮而耻且格某行聞課
最即報召還遂登近侍之班不止今日之頌

賀利漕王參議啓

送以禮樂之華當調兵食佐我樞機之老仍參軍謀傳聞
皆謂之得賢襄朽更欣於接壤某官學為足用志欲有為
固已朝廷不次而屢遷然於才略猶蓄而未究茲輟廣陵
督之任遂從仁壽公而來諒懷先猷是為舊鎮按形勢之
具在歎規模之可尋方盛年以臨漢中慷慨而將有立願
當時之制閫外心嫉而不能容豈上天深惜於前功使後
嗣克成於今日賓主相遇古今所無想九原之驚嘆吾不
如也聞一時之措置人皆仰之某幸忝心交莫遑面賀今
舉世始知於吾黨故尔不凡要平生闊視於斯人有以重

賀查總領啓

南向而朝甚念虛名之重賦西頤而歎木圖橫議者累年
欲覓此四道窮困之民當用茲三館英俊之舊制書初出
歡頌載馳必使聖主美意即日而施行於是遠方郡自

今其蘇息某官議論精確詩書該通豈特涉道之尤深要
皆適時而有用昨去漢庭而出使最怜瓊部而軫懷代民
之輸以鉅萬計愛君之至蓋不二心尋命乘輶乃來易地
相冰玩習至於簿書圖籍之盡立為更張粲然法度憲
章之具舉諒應休問亟徹睿聰餉永久之規頌其裁定
詔令復除之惠待以布宣如止取辦州縣之間何以滿副
朝廷之望既膺重寄當有遠謀某竊揆高才盡展天任非
喜明公之居是職民以為小不亦宜乎但喜斯人之得明
公助而不私則皆悅矣

新刊嵩山居士文集卷第三

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卷第二十二

賀成都鄭運判啓

兩

益州最號富饒實為重部漢庭不輕畀付必屬名臣京治
狀之外聞果制書之寵授齊華素著歡頌已騰其官望重
諸公才高當世每見嗟稱於廟堂之上蓋嘗揚歷於畿甸
之間故事皆先治民爰出於外大夫有可利國益觀其能
衆語此方帝勤乃願丞相以謂蓋使公往天子若曰其如
子行八百萬緡之給軍當四路財賦之半一十六郡之除
吏有二選銓衡之權是惟天官地官之所難將見大事小
事之皆舉並委茲任即還于朝某佇諸瞻承深慰疇昔
身二任方憂攝官事之不堪百拜三行日望從燕私之匪

遠

賀潼川馬運使啓

南方之強共深推服東人之子今喜接臨見虜使之用賢
識睚懷之念遠循行去始歡頌宜及某官嘗代王言尤高
朝望謂當正鳳閣之位願乃乘熊軾之車在於一時可為
冠冕視此二郡真若批糠糶未遠供奉之班豈容置鄙小
之地久使外庭之留滯仄聞黼宸之咨嗟君薄淮陽耶若
有倦而欲去子於天下也蓋無施而不宜姑領轉輸佇騰
趣召某比聆乘傳即欲修牋計其道路之勞重以簿書之
事至中具不遑食何暇報書既數月可以言敢無通使其
為欣詠莫究敷宣

謝樊運使啓

錫之山川謬為分土送以禮樂不待臨軒雖視事以觀風
嘗撫躬而懷愧某官才滿益部望高漢庭以九德俊乂之
才當一方循行之任輶傳所至無不砥節以向公郡縣之
間略皆奉法而循理豈特巡屬相慶於路亦喜迂踈遂逢
其時某尋已問途即將覲德願平生未習其事何以使好
箴而良心幸長者肯與之言庶幾乎奉使而稱上意

答任都統啓

上將軍處右特畀兵符諸大夫曰賢實諧公議豈止師徒
之喜悅當念疆場之晏安全蜀之人同辭相賀某官勒功
帝籍布政和門撫士卒而有恩臨戰攻而無敵昨聞外初

三十一

二

失於大將而軍中相與之聚談雄名素高群望所屬授以
將印無復一軍之驚坐于敵場可決千里之勝遂膺簡拔
共歎聖明夷狄傳聞咸謂新安王之尚在部伍整肅肅心為
仁壽公之所知某敢遣行人往馳慶牘念英豪之既用計
恢復之可期已幸年居皆得着牀眠矣更觀作日跪而推
數遣之

答前夏路憲李敷文啓

言歸樂郊喜遂雅志臺榭論列正具北山之移文林下優
游乃獲南窓之寄傲其失何有所得實多無歎於後無憂
於心蓋為韓愈之歎羨俾昌而熾俾耆而艾更享魯公之
康強佇俟安車之來要當舉酒以賀

賀利路王潛啓

遠乘輶傳往當邊境之餽糧近讀訓詞知自公朝之論最
列城胥勸清議收歸某官鄉閭耆英郡國高第學既優而
適用才屢試而有芥蓋聞諸公之言尤稱綿谷之政想部
封之相慶喜使節之復來一日不見如三秋於以識周邦
之意六卿各率倡九牧必能分主計之憂凡屬猶行皆君
要害樓連秦隴乃長蛇封豕之為隣按視褒斜尚流馬木
牛之可運某雖相先後俱被超迁較量遠近之各殊委任
高明而寶重自茲考績行矣趨朝甫及飛牋之還更期進
贖以賀

荅王興元啓

天子之命將帥咸謂得賢官府之聽師田竊承視事諒三
軍之相賀與百姓以同辭某言久著勤勞尤高韜略陳行
戒我師旅蓋能禦侮以折衝成績紀于太常屢已策勳而
舍爵屬蜀當守有西顧之念謂重兵屯南鄭之郊皇帝若曰
孰為子行君臣皆言莫如公可况深懷於大志必遐想於
古人上坐而對漢王拜將之壇猶在傳檄而定秦地引兵之
道具存旣膺委寄之隆可待功名之會某方謀修問先辱
貽書曷且徒感愧之多更益瞻依之切

荅眉州馬舍人啓

外事而問暫吏既卜是日以按臨太守而用近臣益使此
邦之尊重江山改色道路載謠某官逢時休明致位清要

既從容於相府亦潤色於王言夙興夜寐而每苦於嘉猷
旬除歲疋而當究於大用而乃乘虛車而去國子印綬以
牧民迨武信之政有成宜承明之廬再入復移使郡使按
鄉遠如楊元素自集賢校理而請于朝近則周表鄉由禮
部侍郎而為之守閭里皆偉於故事廟堂詩采於高懷某
未東修書先承墜問佇觀宣布即作中和之詩無念歸休
或尋遂初之賦

荅楊蜀州啓

西臺為御而函蓋自長安之廐舍館未定而見已拜大夫
之勤迨消吉日以布宣復辱長牋之寵問某官以對明主
見稱賢才由朝廷不遠而來想父老甚喜其至皆去太府
乃是談親陟彼岡瞻望兄兮願方臨於彫敝若潤澤則在
子矣少大有於蠲除既深慰於疲民更將觀其治狀某交
游舊舊封部幸同蘇孺文與飲故人敢忘乃好朱子元出
教主篤勉率其僚無使襄遲更勤督課

荅何隆州啓

至麥秋而出輕繫當思故事之修說桑田而命信人敢憚
征途之遠華牋見賦炎暑頓銷某官布宣詔條奉若時令
乘以朱路莫陪睡主之朝穆如清風但濯遠民之熱某願
觀善政行及樂郊自願襄遲豈同趙盾之可畏及今史遣
惟冀臯陶之無刑

又荅

乘傳長安子旣懷印綬而至出節少府我亦叩札樂之華
與其更修賀問之書不若各務安集之政某官嘗憤流俗
欲追古人儒於道最高要相與有為於當世文勝質則史
豈但矜無用之空言近時部使者以闕略稱賢所在州刺
史以委靡為事蓋自吾二人而始遂變此一代之風願戒
吏曹不宜以身試法勉修職業安可恃舌得官諒深識於
鄙悖願無勞於多誨

荅何邛州啓

自立貳於官府即以最聞不待見於側門遂膺郡寄必大
圖於稱塞庸上荅於眷知某官共推高明善治煩劇常人
則懼於頽敝能者豈憚於更張規其所以而觀其所由識
紀綱之收壞飢易為食而渴易為飲致功利之無難今在
按臨古稱富實以卓王孫運籌筭於下童至八百人况漢
郡守有權勢之尊秩為二千石何憂匱乏當究設施某願
與牧守之良同承制詔之意雖復胥吏至賤豈欲營為薄
責其人惟冀郡縣多賢皆上訟理政平之狀敢期感德深
諒鄙誠

荅叙州王鈐轄啓

錫之山川已慚分土送以禮樂不待臨軒方懷莫能勝在
之憂豈謂遠動飛書之賀某官名高闕闕並載勳庸雖圖
畫不預於南宮共推先烈願臚句合傳於東閣入侍清光
尚煩絕塞之行即有真符之賜璧輕紅而飲酒當喜燕閑

達大赤而誓師豈忘宿衛未皇言集徒切瞻依

荅鮮于參議啓

延賢人而起館又游漢相之門拜節度之參謀增重嚴公之慕想聞其至延佇其來某官性資剛明氣節慷慨遇事有通達之識居官得治辦之名常誦尹實之言勿坐軟弱蓋如王尊之政專鉅豪強使處二京良吏之間可當三輔都尉之任乃者頗稱於公議惜其尚屈於貧選此齊行徹於眷聰不日即膺於大用某向風久矣間問欣然重以婚姻承不忘於雅好報之瓊玖愧莫効於鄙誠

荅吳縣州啓

慨然上章自請治劇僅於闔境皆謂得人惟父慈子孝之賢賢顧訟理政平之可必即當辦治不待循行某官其資高明所見宏大伊呂之國土地傳序以長耿鄧之門子孫被服儒雅宜居論撰之地行外供奉之班暫勞為邦以待舉最某日與斷獄之刑無枉并令供上之貢以時不復憶有一州當副朝廷之所望可以兼治三輔亦知守力之有餘因報來牋輒陳鄙意

荅達州程知郡啓

錫之山川已漸分土送以禮樂不待臨軒方懷莫克勝任之憂豈謂遠煩飛書之賀某官深識吏道見稱士夫蓋因三歲大計之時遂守五相舊游之地頃頗聞當途之議欲使見側門之朝衆相與言不知而作者希果有諳明為乎

來哉想置郵之初傳舉提封而胥悅某方此沐舍勞於應
酬儻肯顧於迂踈願更垂於戒告

荅宋嘉州啓

共知上意將用於朝更授大州益試以政兼接連於夷徼
當申固於邊防必令疆場之舉安不獨重閭之無事某官
多所聞見生而高明父教之忠蓋自典刑之後世濟其美
有友郡縣之間以報更書即思就道雖歸掃於丘墓誠足
雅懷願見知於廟堂寧容高蹈其昨居鄰壤每聽休養猶
限阻脩豈若吾身親見預量臭味先得我心所同正冀拔
承以慰延佇

荅梁欽州啓

並游三館不待富貴而後歸出把一麾乃乞便安而遽去
屬鄉閭之接壤想封部之聞名徒馭旣臨道途相慶某官
蚤以高第稱於諸公宜即真於中朝願屢居於外府迨比
趣召謂將久留遂登言語侍從之班以極論思獻納之用
忽詣廟堂而自請願懷印綬而亟行此邦剝膚推髓之餘
其民痛心疾首之久俎豆之事而軍旅之事皆百姓之是
供布縷之征而粟米之征先一年而預取其如惻怛必為
拊摩雖整類編者為力暫勞然繼敝政者收功甚易鈎校
簿書之緣絕推求賦調之負逋於是沛然有餘幾若儲以
相待必廢笑談之頃即成富實之資某近者按荆由於延
譽太和在唐虞之際同遇明時此齊揚梁楚之間敢志勇

荅楊榮州啓

父老歡迎得見益部之耆信官屬歡服共知漢吏之循良
無煩條教之施不待暮月而治其官忠厚稟德慈祥愛久
聞參佐之甚才兼蓋藏之不匱真是沃饒之地不減郇瑕
火須畫諾之勞盡付孟博其念朕違之未久辱寵問之已
來公侯之事而公侯之宮尊俎遙知其燕樂子弟多賴而
子弟多慕鄉閭獨遠於師承其為瞻依未易數寫

新刊嵩山居士文全集卷第二十一

